



第三地

敖丹著

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三地

敖丹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地/敖丹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54-3635-1

I. 第… II. 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873 号

责任编辑:刘 方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黄 珂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1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8 千字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热闹的假面舞会

(自序)

写这部作品是缘于生活中一个偶然的事件，然而，它却滋生了我对现实生活中一些无以言说的现状进行探究和思考的兴趣。组成这个社会的不同的个体生命始终处在矛盾的交织之中，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呢？这些是我所关注的问题。

看过我这部作品的朋友和编辑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太沉重了，给人一种窒息之感。他们诚恳而友善地向我提醒：好的文学作品应给人以力量——温暖的力量。

我听后，总是笑笑。

温暖的作品必定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但是，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揭开生活的表层看本质，满目只见疮痍；揭开人性的外衣看内心，无不透露着孤独与落寞。年龄愈大，我对此的体会就愈深。对我而言，孤独是一种自己温暖自己前行的力量。

当今的这个时代，流光溢彩，缤纷炫丽，就像一场华丽而热闹的假面舞会。其实质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对生活，对命运，对时代的看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天生适应这个时代，他们像是调酒师，不同的原料在他们的手中，总能麻利地调配出醇美的滋味。他们或者像遨游在深海里的鱼，既不被大鱼吃掉，同时也可以吃些小鱼。这些生命个体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与生活。而我，只能是海边的一枚贝壳，风浪的几番涤荡，将我刮到了海边一个不曾被注意的角落，我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看潮起潮落，悲伤着我的悲伤，快乐着我的快乐。

我与这个时代，总是存在着一层紧张的关系。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却总有一种无所适从，漂泊无根之感。

我与许多事物都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正如大自然中的一些事物，它本来很和谐很新鲜很蓬勃地在那儿生长，却总是逃不脱被突袭被杀戮的命运。一朵花，本来很安静地在那儿开放，却总有人毫不手软地将它从枝头折下；一片草地，带给我们的是身心的舒缓与抚慰，可是，总有人大摇大摆地从它上面走过，将它践踏得一片残败。

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与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中的许多事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只是想通过这部小说，通过我的主人公来表达我对命运、对生活、对时代的看法。我相信，沉重和窒息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幻灭后重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世间最强大，最温暖，最有生命力的力量。它足以支撑人实实在在地走完人生未完的旅程。

现在我们所处的年代，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但是，我觉得人反而没有了快乐与轻松之感。那曾经令人感动的温暖和幸福已逐渐地离我们而去。或许，当温暖和感动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时，我们往往忽视它的存在，而将目光投向遥不可及之处。人开始为这样那样的欲望所左右。欲望是个笼子，总是牵引着人的每一根神经，于是，原来简单的生活变得不再简单，原本轻松的生活变得不再轻松。

欲望有时与物质有关，有时与物质无关。有时，它是一种动力；有时，它就是一种病毒，但和一般生理病毒不同的是，它会慢慢侵蚀并控制你的心灵，使你一点一点向深渊滑去，等到你幡然醒悟，欲作挣扎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深渊是那样的深，周围的泥泞是那样的顽固。在彻底绝望的时候，人往往选择堕落……人对欲望病毒的免疫能力是极低的，有些人甚至没有这样的免疫能力。

如果没有把握与驾驭自己心态的这种能力，人有时会被欲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活往往也在这种欲望的纠缠中变得阴差阳错，荒诞不经。

另外，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经济的腾飞，社会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人的心理落差也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张开了翅膀竭尽全力地在这个年代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以期获取最大的收益，然而人们就像是在一道道迷宫里穿行，稍不留意或稍有偏差，就会误入歧途，落得悲惨的结局。

人生来不得半点虚假，也开不得半点玩笑。一份虚假，也许就是一

种真实生活的流失；一个玩笑，或许就是一种毁灭。

生命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交叉路口连接而成，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无关紧要，哪里又是一步也不能错过的，我们有时甚至都不知道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每个人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时代，都像风浪中的一叶扁舟，驶向何方，面向何方，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都在已知之中。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广袤的大千世界，何等渺小。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来驾驭生活与命运；但有时，我们又会感到生命的无力与脆弱。与自然，与历史相比，这是每个人都摆不脱的一种命运。

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于世，他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他只要意识到了真正的生活与人生，意识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某种蜕变，他获得新生的力量就是无穷的。就像那被践踏过的草地，被折断过的树枝，来年仍会蓬勃生长。大自然中，万物的生命有着顽强不息的生长力量，而人类，大多数人的命运也是韧性十足。

正如我的主人公，虞秋子。

主人公虞秋子是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灰暗的童年经历使她形成了一种既传统又反叛的矛盾性格，她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存。可最终，她却被这种个性戕害。但是，当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到来时，她仍顽强地活着。她一层又一层地褪掉自己身上虚伪的外衣，一步一步地从虚幻走向真实，从脆弱走向坚强，从狭隘走向宽广。

也许真正的个性就是一种成熟。一种豁达。一种包容。一种超然。

历时两年多，这部作品终能成书。在此，我想向长江文艺出版社，想向在我人生途中，一路给我关心和 support 的朋友说一声诚挚的谢谢！因为你们的真诚和鼓励，我会一直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

病人一少，住院部大楼里便现出沉睡的死寂与冷清。

虞秋子最后一次查完病房后，回到护理科的值班室，坐下。她抬起左腕看了一下表：17点整。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她听了，心里便泛起了层层涟漪，立马跟着它一道飞到了远处。她站起来将两只手挽成一个麻花，踱到了窗边，窗外，灰蓝的天空像布上了一道轻柔的纱幔，神秘地笼罩着大地。纱幔下面，是行色匆匆的各路人群和车辆。空气中隐隐约约传来烟火的气息。

她向外望了一眼又踱回到桌边。桌上不知是谁散乱地摆放着一份报纸。她便伸出右手，将报纸拾起，拿在手里翻阅。

虞秋子没费多少工夫就将那份报纸“扫荡”了一遍。

这天的报纸没有娱乐新闻和副刊，内容显得单薄又单调，全是些祝贺与慰问。

她有些没趣地将它放下来。这时她的眼睛便看到了桌上放着的一本杂志。其实，刚才取报纸时，报纸底下压着一份杂志。她便将它拾起——《城市周刊》。

这是一份印刷颇为精美的杂志。全是彩色铜版纸印刷而成。一看，就知它不是一份普通的读物了。她如获至宝地将它捧在掌心翻看起来。

“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双眼睛？”

这一醒目的黑色标题顿时映入她的眼帘。这标题让她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仿佛背后有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扫过来，她感到有些害怕和恐惧。但目光还是忍不住顺着标题下的文字往下滑。

……在我们自以为安全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双眼睛？这些眼睛中，又是不是有你和我自己的那一双？

她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继续着被标题引起的思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每个人的举动都被偷窥，都被记录下来。甚至连做爱这样隐私的事情都要被抖在大庭广众之下。经济愈发达，人的尊严和自由反而越来越受到侵犯。这真是一个无所不公开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让人无处躲藏。

她想像着，假如自己以前的某种生活也被什么人偷窥之后写出文章来，发表在什么无聊的杂志上，将会怎样？那她的生活将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无法想像，它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最坏的结果，她甚至都不能自杀，因为自杀就意味着对世俗的妥协，对自己的背叛，意味着不愿意再期待下去，自杀并不能抹去世俗的偏见。她将会生活在一种世俗的鄙夷和唾骂之中。

她无法再想像下去了。立即关了杂志，将它扔回到原来的位置。稍许，心里才从恐惧和害怕中平静下来。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她朝那杂志不屑地瞟了一眼，心中鄙视道。

她摇了摇头，再次抬手看了一下表，17:50分。离下班时间还有10分钟，她有些呆不住了，便匆匆忙忙地走向更衣室，在自己的更衣柜前站定，脱下白色的大褂。然后，从衣帽架上取下一件洁白的长羽绒服穿在身上。接着，她又从衣帽架上取下一个高粱红颜色的羊皮拎包并迅速地打开拉链，掏出一个银灰色的化妆包，从中挑了一支口红，拧开，对着更衣镜，熟练地在唇部上下涂了两道浅紫的水晶唇膏。像玩魔术似的。一张晦暗的嘴唇在刹那间变得丰润晶莹起来，就像两片盛开的玫瑰花瓣。作为女人，如果没有一朵如醉如焰的胭脂唇，就好像玉树琼枝开不出花。她对着镜子上下抿了抿嘴唇，眨了眨眼睛，又向前迈两步，几乎将整张脸都贴到镜子上。嘴里呼出的热气顿时使镜面呈一片模糊的状态。镜中人立即变得朦胧而遥远，恍如隔着一个尘世。她便向后退了两步，镜面上蒙着的朦胧气息瞬间散去，她从遥远处又被拉回到清晰的现实。

虞秋子这才发现镜中人眼圈有些发黑，一双眼睛晦涩无光，脸上是萎靡不振的憔悴，像一片被抽干了水分的白菜叶子。

她心里陡地一扑腾，似乎有些空落地将手再次伸进化妆包，从里面

掏出一个银灰的粉盒。打开，拿起粉帕对着脸当画布似的“扑扑扑”擦了一个遍。又如变魔术似的，脸上立马呈现出一片象牙白的丝光风韵。

虞秋子这才满意地冲着镜子，对自己露出轻微的浅浅的笑靥，她看到，那笑靥在镜子里盛开如一朵含蓄而婉约的百合。然后，她收回目光，像蝴蝶一般轻盈地扭转身，离开更衣室朝楼下走去。

楼下是与大楼里截然相反的场景。

四周霓虹闪烁，处处张灯结彩，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却从未间断，洋溢着一种节日的喜庆。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朝医院的大门走去。黑色的高跟鞋“噔噔噔”像跳动着的欢快音符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

出了医院的大门，马路上一盏盏灯光把越来越浓的夜色剥得鲜血淋漓，就像一条红色的河流。匆匆往来的人群在河流的上面飘来荡去，将影子杂乱无章很是随意地抛弃在地上。

马路对面就是一家大型的购物中心。

虞秋子穿过马路朝购物中心走了过去。

她想买一些礼物送给儿子，毕竟是大过年的。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礼物和压岁钱。

想到孩子，她的心顿时像被什么划过一般，有些疼。在孩子三岁的时候，虞秋子就与丈夫离婚了。现在孩子已六岁了，陪伴着她一路走来，也够苦的。比如今天，许多孩子都是在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呵护中幸福地享受着过节的快乐，而自己的儿子却独自一人守在家里，也许正像一只孤苦伶仃的鸟儿正翘首企盼着她的归来。

想到这，她的心又是一阵疼。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几许。

她直接乘电梯上了六楼的儿童广场。此时，广场里的人流量已不如先前那么拥挤。强烈的白炽灯下，只有少量的顾客在那儿选购物品。大概是顾客都急着回家去吃团聚饭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广场就要关门，员工也要回家团年了。服务员们虽然人还在岗位上恪尽职守，心思早就飞到了家里。

虞秋子在玩具柜看中了一款可以任意活动变形和自由拆除组装的智

能机器人。这款智能机器人的价格是一百八十五元。儿子自从看了一部日本的动画片后，就喜欢上了这款机器人。平时拿着画笔不知在白纸上涂抹过多少回，只是她一直舍不得给他买。现在，她要将它买下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儿子。付了款，接过玩具后，她将它小心地放进包装袋里。她想，儿子看到玩具后，不知会乐成啥样，那张小脸一定会笑得灿烂如鲜花。儿子很少笑，曾经她还以为他不会笑，但偶尔看到他笑起来的样子，竟是那样灿烂。想到此，刚才还沉闷的心情顿时如微风一样舒展开来。

买下玩具后，她又返回到米其妙的童装柜台，给儿子买下了一套运动系列的休闲服和一双运动鞋。

买下这些衣物后，虞秋子又乘电梯下到了一楼的地下超市，在那里选购一些糖果糕点和生活必需品后就匆匆离开了。

出了门，一辆105路公共汽车正好驶过来停靠在站台，虞秋子一阵小跑追上公汽，还没站稳便一大步地跨了上去。惹得几个购物袋在她身后一阵摇摆。

02

105路公汽的终点站是羊角湖。

羊角湖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虽说是边缘，但近两年，各方面发展迅猛，所有的空地都盖起了新的楼房，以前的臭水沟也变成了宽阔的马路。马路两旁还种上了各种树木、花草，俨然城市中心。

城市的发展就像荡漾的水波纹，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

虞秋子就住在羊角湖一个名叫美丽园的小区。房子是她两年前买的。两年前，新修的美丽园小区在这一带鹤立鸡群，那黑色的有着欧式皇家风范的拱形大门是有钱和身份的象征，那橘黄的外墙和宽大的落地玻璃、欧式阳台是演绎优雅的极品，冲着这个，她在买房子时，虽然感觉周边的环境差了一些，但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选择了美丽园。况且，她那时觉得羊角湖虽然离城中心偏了点，环境也不及，但是比城内要安静得多。

她想，随着城市“新住宅运动”的不断扩张，这一带的环境将会有

所改善。

两年过去了，这一带的环境如她所期望地有了极大的改善，却又全然失去了最初的宁静。到处是流动的人群和密集的楼房，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新旧混杂在一起，乱哄哄、沸腾腾。无数辆公汽在这里停靠和发动时扬起的灰尘，漫天飞舞，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虞秋子后悔当初在选房时看错了环境。

早知如此，还不如选在离城区更远一点的地方。最起码，那里再怎么着也不会有这么多流动的人口。

“羊角湖到了！”司机边吆喝边不耐烦地将车停到马路边上。

虞秋子顿从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下了车。

大年三十的羊角湖，马路两边的一些杂货铺依然开着门营业，但门庭已不如往昔热闹，像散了场的戏班子，显得冷冷清清。这些杂货铺都是一些相对精明的乡下农民进城创业的依托。城里的人懒得来守这样的一份辛苦钱，便将空余的房子挪出来高价租给他们，从中坐收渔利。虽然是大过年的，这些农民仍照样营业，为的是在春节能守到一些生意，免得让自己倒贴。

城里人买东西都兴去超市。超市物美价廉，环境又好，在那儿选购商品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而且，这城市，超市几乎开到了每个角落。平时，上这些杂货铺选购商品的都是清一色的民工。民工们不像城里人，觉得去超市忒贵，不划算，总有上当受骗之感。

现在，民工们回了老家，使得一向闹腾腾的羊角湖四处冷冷清清。

虞秋子穿过这些杂货铺，走到另一条马路上。

马路上已亮起了灰黄的路灯，路面上没有多少人走动。只有时不时开过来的公汽与的士扬起细细的尘埃，直往人的鼻子里钻。两边的白杨树在低沉的夜幕下将路面延伸和扩展着。树上的叶子早已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很是萧索，赤裸裸的树干上循环着枯和荣的交替，像生与死的轮回。

虞秋子走在这条难得幽静的马路上，前面那片鹅黄色的房子就是她

的家了。

庄严的黑色欧式拱门托着“美丽园”三个金色的大字，字下面挂着四个火红的中国灯笼，上面写着“欢度春节”。灯笼两边贴着一副用龙飞凤舞的图案制作的对联：和谐社区，吉瑞呈祥。红彤彤的光洒在地面上，投下一片耀眼的光芒，像鲜红的地毯。虞秋子踏着这片光，蓦地生出几许恍惚和眩晕。她感觉自己像个飘忽的影子从拱门下的“地毯”上穿了进去。

进了美丽园小区，她便感到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香味，是卤肉的醇香，亦是红酒的甘甜。一阵幽冥的晚风吹过，又吹来了一阵暗淡的花香味，像淡淡的香水百合，又像是清凉的熏衣草或是雪莲，不，更像是玫瑰，反正各种香味混杂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从四面八方朝她的鼻子鱼贯而入。为了减肥，时常吃得似猫食的她，此刻闻到香味时竟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了。

她绕过花坛向家走去。

花坛边，有几个小男孩在空地里放着焰火。一个稍大点的男孩用拇指按了一下手中的打火机，立即蹿出一团蓝色的火苗，他迅速地将火苗凑到焰火的眼儿上，扑地一下，焰火像离弦的箭一般“哧啾”一声从他的手中飞向天空，在空中“嘭”地一下炸出五彩的菊花瓣。菊花瓣旋即化作星星点点般的火星子从空中坠落。只一眨眼的工夫，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定定地望向上方，尔后便拍着小手一阵欢呼和跳跃。脆脆的童声，像银铃一般在空中回荡。

见此情景，虞秋子心里一暖，便加快了步伐。

她走近第八栋楼房时，下意识地朝六楼的窗口看了一眼。客厅里没有开灯。也没见儿子趴在窗台上盼望着她归家的身影。

她的心顿时缩了一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便往上跑。“砰”地一声，防盗门在她的身后重重地合上。她“噎噎噎”地一路小跑着上到了六楼。气喘吁吁地还未站定，便伸手从包里掏钥匙。她一阵翻找，才抓出钥匙。不料，钥匙掏出来后却从她的手中溜下来“咚”地一声掉到了地上，她的心也随着钥匙落地的声音“咚”地往下一沉，随即弯腰从地上将钥匙拾了起来。她找出一把钥匙对准防盗门的锁眼。奇怪，往日一插就进去了，今天它像与自己闹别扭似的怎么也不肯进去。她

又试探了一次，仍是失败。于是竟有些急躁起来，全身的汗都冒了出来。手不听使唤地变得笨拙。

折腾了几下，门还是打不开，她便伸出手“啪啪啪”地在防盗门上敲了两下，并大声喊道：“琪琪，琪琪。”

里面没有动静。

“这孩子，怎么搞的。”她在心里嘀咕道，准是儿子将门反锁了。

她用腿将门抵了抵，手拿着钥匙还是不停地试探。手心里早已是汗涔涔的。

“哐”的一声，门被打开了。灌进去一阵冷风。

她轻吁了一口气，走进屋，一把将几个购物袋放在沙发上，边脱下身上的棉袄，边伸手将客厅的灯打开。

屋里顿时亮起橙黄温馨的光。鹅黄色的落地窗，白色的纱幔，插在落地大玻璃瓶里的香水百合……一切景物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温馨和雅致。

“这孩子也不晓得将灯打开？”她又在心里嘀咕着。

“琪琪，琪琪。”她朝屋内连喊了两声，边喊边走向儿子的房间。她猜想着儿子是不是呆在房间里玩电脑游戏着迷了，而忘了将客厅的灯打开。

推门一看，里面关着灯，没有人影。

她的心里不免有些惊慌，猜想着儿子会去哪儿。

早上出门的时候，虞秋子将儿子送到楼下的蓝猫俱乐部。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少儿托管地。主人是一位从事幼教工作二十多年的女教师，慈眉善目的，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又极富爱心，深得小区不少年轻妈妈的信赖。如果谁家里有事，或没时间和精力照管孩子，大多愿意将孩子放到此地。俱乐部是晚上五点半关门。琪琪平时放在这儿玩时，常常是到了时间就自己一个人回家。反正都在一个小区里，经历了几次独自回家后，女教师对琪琪也就放心了。

尽管这样，虞秋子在离开时还是对儿子叮嘱又叮嘱：回家后，就在家看电视或者玩电脑。不要到外面去玩。妈妈一下班就会回来。

女教师听了，便笑着说，放心。这孩子挺乖的。不会乱跑。

现在，不见儿子的身影，她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地闹腾。她走到客厅给女教师打了个电话。

女教师在电话里说，琪琪五点钟就回家了。她是看着他上楼才返回的。

那他去了哪里？放下电话后，虞秋子的心顿时紧张起来。身子开始有些不听使唤地颤动。

这种情况对她还是头一次。但很快，她就让自己平静下来。心想，毕竟是大过年，小孩子哪会像平时一样在家里呆得住，还不是到外面与小伙伴们玩去了。她正准备转身下楼去找儿子时，却听到卫生间里隐隐约约传来淅淅沥沥的水流声。

她立即走过去。

“啊！”

当她推开卫生间的门，伸手将灯打开时，便惊恐万状地惨叫了一声，片刻，热血直往脑门奔涌，大脑一阵剧烈的眩晕。

她看到了令她触目惊心而又撕心裂肺的一幕。她的大脑还来不及接受眼前的这一幕，全身突然间就变得麻木，像个被人砍伐过的树桩一样僵硬地立在那里。

她只感到黑压压的夜和凉彻心骨的痛铺天盖地地向她袭来，瞬即将她击昏、摧垮。

03

这是虞秋子怎么也无法想到会发生的一幕。

她将卫生间的灯打开的那一瞬间，她看到了儿子的身体浸泡在浴缸里，头耷拉在浴缸的边沿上，深紫色的脸上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惊恐地注视着上空，一只手浸在浴缸里，一只手露在外面。露在外面的手上五个指头像鸡爪一样愤怒地向空中伸展着，像是想拼命地抓什么东西却又抓不着。浴缸上的水龙头没有拧紧，正在淅淅沥沥地滴着水。满满的一浴缸水正在不停地向外蔓延着，将卫生间的地浸湿了。

虞秋子见到这情景后，心里顿时如打碎的玻璃片一样“咯噔”作响，乱成一片。她大脑中冒出的第一想法就是儿子有可能在洗澡时因窒息而引起休克。她迅速将窗玻璃打开一点空隙，让外面的冷风灌进来，然后蹲在浴缸边，伸手去拉儿子的身体。儿子的身体已有些僵硬，变得又沉又重，并不听她的使唤。她的心顿时跳得更厉害，就像悬在万米的高空。她的大脑里像是有千万根针扎进来，这感觉让她一片空白。她唯一能做的只是拼命地去拉儿子的身体。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儿子从浴缸里拉出来，并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子，没有气息。她的泪几乎快涌了出来，喉咙口又干又涩地堵得发慌，她想哭但强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她在心里告诫自己：镇定！一定要镇定！儿子不会出事的！一定不会出事的！

她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右手颤抖着伸向儿子的身体，希望能感受到儿子心脏的跳动，哪怕是微弱的跳动，也能让她感受到儿子的存在。她的手轻轻地贴着儿子的身体，贴着他的心脏部位，她能感到儿子皮肤的细腻和嫩滑，如刚从地里冒出正在生长的芽儿一样。但是，儿子的心脏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有一丝一毫的跳动。她全身的冷汗顿时在一刹那间全冒了出来。汗毛都洞开了，全竖了起来。额上豆大的冷汗渗了出来，像晶莹的珠子。她只感到眼前一黑，大脑瞬即天旋地转。随后，黑暗就关闭了她眼前的世界。

几秒钟的休克之后，她又从惊悚中清醒过来。

她不知所措，只是将手木桩似的从儿子的身体上移开，停在了空中，从空中划了一个微弱的弧线又无力地耷拉着下来。刚才还是惊恐万状的眼睛，瞬即像抽了精髓似的，呆滞无光。

她不敢想像，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夜晚，儿子就这样离她而去了。

她的大脑中一冒出这个想法时，就仿如被强电流的高压线电击了一般木然与绝望。身心都像是掉进了冰窟窿似的。

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她不敢相信这可怕的事实。

她俯下头，发疯似的将嘴对准儿子的嘴唇，呼吸，呼吸，拼命地呼吸。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将所有的爱和期待都对准这张发紫的小嘴。她期

待着奇迹能出现。就像儿子小时候，每次生病昏睡，她在他耳边呼唤，他都会睁开那如黑宝石一般晶莹透亮的眼珠，喊着“妈妈”，朝着他微笑。

而现在，任凭她怎么呼吸，儿子都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精疲力竭时，她绝望地停了下来。像一摊烂泥趴在浴缸的边沿上。

她的视线触到了儿子的脸，他的嘴唇张开着，还来不及并拢，两只眼睛死死地睁开着，上下两排眼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眼里没有光泽，有的只是惊恐和惶骇。就像是突然遭袭击后还来不及害怕，世界就在他的眼前莫名其妙地关闭了它的大门。

“死亡”对他来说，来得太突然，太混乱，太不知所措了。他还来不及感到恐惧。

他最后的一个字（也许是一个惊讶的“啊……”；也许是一声急切的呼唤：“妈……”）才喊出口，和吸入最后一口气之间只有一秒的时间。

他的生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终结了。

这个现实，真实得让人感到苍白的空洞！

片刻，虞秋子的大脑变得如被强盗洗劫一空的敞开的洞穴。双手木然地去扒儿子的双眼。这是最后的期待。她想看看里面的颜色，她希望能找到一丝鲜活的色彩，证明儿子还活着。他不过是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做个游戏，吓吓自己而已。

儿子的眼睛呆滞、暗淡，如中了毒死去的鱼一样，翻着白眼。

“琪琪……”她惊恐而绝望地叫了一声。接着又用手将儿子的眼睛合上，却是怎么也合不拢。上下眼睑已严重地脱离，变得僵硬。

她顿时六神无主。想哭，却只发出一阵“噗噗”声，那哭声被哽在心口，发不出来。她一下子扑到儿子的身上，本能地、机械地抱住儿子的身体，死死地搂在怀里，然后，“啊……”地一声，像奔泻的黄河水，凄厉地哭起来。她的哭声像一道利剑划破被过节的喜庆与祥和笼罩着的天际。

窗外，不少人家在阳台上已亮起了大红的灯笼。红红的火光，将主